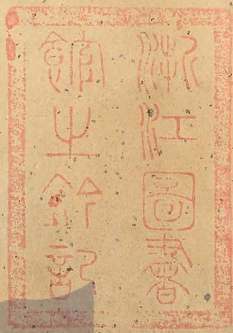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十九

漢陽太守尚君傳

知府陳侯墓誌銘

曾漸溪墓誌銘

鄭海亭墓誌銘

約齋李公墓誌銘

靜山戴公墓誌銘

王公子儀墓誌銘

施公配沈安人行狀

浙江圖書館

王世



貞續編

鄧寶

王慎中

王慎中

何遷

張時徹

皇甫汸

徐獻忠



漢浦周君墓誌銘

宋仲温傳

思誠張公墓碣碑

黃公珍夫墓誌銘

會和邵君墓表

韶州通判杜君墓表

桑悅傳

張靈傳

七兄行狀

一敬王公墓誌銘

王世貞

楊士奇

王世貞

王慎

閻秀卿

閻秀卿

何景明

尹鳳岐

浙江圖書館



卓峯黃公行狀

石樓林君墓誌銘

吳悌

羅洪先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漢陽太守傳

夫賢者于世固以利益百姓佐天子起太平也其功行至不細矣然徃徃莫之盡烈夫峴峴志士不屈多擯斥死予於是盖有激焉述漢陽太守君傳

漢陽太守君者姓尚氏諱衡字一中同州人也身長六尺四歲能誦古詩十七授尚書為州學弟子二十而孤善事母又善兄弟嘗讀書華山雲臺觀教授學者三十八舉於鄉後舉進士拜工科給事中嘗出閱山海關諸路邊餉邊人誦焉清寧宮災乃上封事以為天子不能慎位如初故至此凡十二條敬皇帝下詔求直言乃復上四事尋又奉



先已守備澤潞諸處居民大驚恐爭走避匿君募壯士與  
諸寮城守人當一門君獨在南門南門者盜衝也又移檄  
指揮賈彪設伏盤馱坂下賊由是懼走入冀南君跨馬欲  
追擊之然無兵不果會官軍歸自澤潞君受臺檄即往追  
賊賊聞乃自壺關遁去巡按御史素不善君劾君玩盜宜  
寘于理君亦自太原奏書訟寃然竟左遷漢陽至漢陽旬  
日疽發背卒漢陽君四子長子班爵最知名

太史氏曰予罷壽州入關直漢陽太守君齒豁髮鬚白然  
氣嶽嶽罵御史不休謂不餒且起然竟已爾澤則存其子



明中順大夫常州府知府陳侯墓誌銘

邵寶

嘉靖四年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日我郡守虛庵陳侯暴疾以卒寮屬師生至於鄉大夫士皆哭之慟其仲子悟含殮成殯將以其喪歸葬乃屬侯同年友徐臨江用中會毛司諫式之輩胥議為狀而憚憲副功甫走百里至錫山於寶問銘將刻石歸納之壙功甫言曰悟也守喪不敢離次敢代之請予素重侯聞侯之喪驚悲位哭至是益有感焉烏乎世有斯人而止於斯乎侯而不銘則誰歟可銘者侯諱實字秀卿世為廣東瓊山人曾大父士聰大父蔭父昭以



侯貴 贈監察御史母黃氏 封孺人侯童時重厚不好

弄十七游邑庠嶷然如老成人屬文多切理致二十八舉  
弘治壬戌進士始通朝籍即以疾謁告歸尋遭監察公喪  
服闋未起逆瑾矯詔例勒除名若干年瑾敗起為南京江  
西道御史時內臣趙蘭以 內旨採珠於合浦騷民黷貨

侯劾罷之尋以母喪去服闋復除廣西道辛巳出按應天  
徽寧諸郡舉刺無所遺蕪湖有沙灘民業常利中貴有事  
其地者奪而有之侯奏還焉民感激至為立生祠嘉靖改  
元簡擢知我常州侯至嚴叅見之儀謹文移之式而於前  
政不擅更張誠待群吏裕處諸邑政有禮存刑有教寓規



為遠大而不屑近小朞月間上孚下悅稱循良者同然一  
詞歲值大侵民率走死無弔巡撫請發內帑銀分賑不足  
侯憂之甚檢庫中得羨餘無名錢若干萬緡將盡發以益  
之主者曰此故以供郡史燕饋諸雜需者也柰何發之侯  
曰庫皆公錢賑饑與燕饋孰輕重緩急即日令糴穀貯之  
倉或勸勸分富室侯謝不聽曰人各為家勸猶歛也如吾  
心何是冬有年侯大慰悅浙東海道倭人入貢與民交貨  
群鬪殺人都指揮以下驅馬而被害者一人傷者若干人  
事聞於朝朝議守者不豫欲置重法上遣都給事中  
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二君以侯法家檄與其事



侯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  
名亦不能無罪焉若加重法則過矣至於士卒於主將死  
不赴救自有常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侯議 上從之  
侯既歸常病士習之浮靡也欲以正學倡之 謂宋龜山  
楊先生嘗與鄒道鄉數君子講明程學於常留寓甚久親  
炙私淑故有淵源乃謀建書院於城之西隅以祀龜山配  
以道鄉而下十人榜曰道南取程伯子送龜山語也事在  
予所為記中君子謂是舉也正而遠抑有默寢勢家侵地  
之謀焉其他積弊數事次第搜革或談及修船累人輒為  
興歎方圖處之而今不可作矣烏乎惜哉侯卒之年距其



始生才五十一甲子而已侯自筮仕以來家居日長立  
朝日少故涵養深久廉靜沉邃德與年進而未見其止初  
侯未有常州之擢陳御史原習過我言侯自經學外嘗取  
古方書及星曆地理諸家書時一玩習若有偏悟獨解者  
往往與知者談之平居無浮言妄動事必有則其旣擢而  
將至也前守王叅政誕敷言侯精密平恕每以古人自期  
非教所及為吾常民賀之近見吾門人胡叅政誨之來自  
海南兵備言侯平居孝友內外無間言從弟容死遺孤二  
人哀而育之真稱猶子長為成室有田數百畝歲入取給  
賓祭日用餘悉分諸宗族土官某犯法以數千金旬侯言



緩死侯峻拒之接人周浹誠懇聽其言論如飲醇酒無不  
量滿不色喜怒遇賤夫無誰何聲雖燕昵不狎隱曲不褻  
至於臨財則斬斬焉若將浼之人亦不敢以非禮至者嘗  
語同志曰學莫先於辯義利以養心志養定則事到處便  
能洒然無礙此方是學彼口詩書而庸違者陋矣鄉人稱  
侯德者至擬諸聖賢之徒善人君子不足論也今以三子  
之言徵諸狀所稱尤信侯平生不輕作文字在瓊時亦有  
虛庵集數卷配朱氏卒繼吳氏 贈封皆孺人子男二人  
皆文雅克肖長忤郡庠生次卽悟侯喪歸以今年閏十二  
月六日越某年某月某日葬焉墓在某原侯喪三日巡按



監察御史朱君在蘇聞訃而傷之署郡中公文數言曰古  
人之心曰循吏之政曰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蓋若為之謀  
者繼聞以未及薦侯為恨行將為請 卹典云銘曰前為  
御史大體是持後為郡守循吏我師實德在民而民不知  
涕洟悲誅沒乃見之聖賢之徒鄉評則有載徵我銘侯死  
不朽





浙江圖書館



池州知府曾漸溪公墓誌銘

王慎中撰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臺諫  
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為臺諫名在第二  
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公名冠其前居  
後者無敢鞅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縣徵廷授為禮科給  
事中公是也公曾姓名仲魁字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領  
邑適歲饑路有殍啻其捃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煮  
粥和藥皆人所能為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所  
獨能人有不能及也邑並山海之險宿偷蟠結穴深藪密



商旅晝梗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蕩窟窟覆巢使民露積田  
間行者齎重物可以夜出其所為法在募精卒除戎器使  
謹候徼而已他邑莫不相效為之而賊發必得卒伍之勇  
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曉何道致然  
公又舒闊自信非挾數舞智為開闔張歛如世所謂能者  
亦其坦闡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人之情也民既安富  
乃為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曰縣令數更人各有才吾不敢  
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為百年之計耳其立社倉建社  
學所為歛散主鑰置籍與教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式  
今尚行於邑公於為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不



慕子子之行嘗謂今既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者  
固未可言而擿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耻焉惟  
隨事盡力不為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角  
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茶苻金漆蜃石充備尚方服噐食  
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生治虞衡林藪之所飭  
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官府垂隔民輦輸入宮  
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公剔刷蠹本芽拮拚折省民  
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千突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  
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竦  
躍馬去退則涕泣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



不洗手奉公所為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破產則廣裒歛他戶以充賄名為汎費公監之所省既多乃議今歲所省汎費既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足矣而使以賄餘為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汎費其釐革弊事詳整有要皆以其事言令不具載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若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撓監法未必行而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汙人免於罪而事克集則子子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左給事中奉詔冊往使靖江王府冊其王還朝遷嘉興府知府以母



老乞終養上優許之毋喪畢起復為池州郡介江而並畿  
內賓客厨傳與夫苞篚以交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  
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  
悉意蓋民有以報塞義不欲專脩文養交為自容稍革郡  
之舊事別置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  
為迂濶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  
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為民太守不知為御史胥史也御  
史恙曰太守慢我上䟽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方奏事  
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徇之蓋公在  
郡十餘月耳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猶害於



政况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可畏哉公旣歸深簡自重  
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  
中堂頷之而已監司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報焚香讀  
書不求為精博聊以陶性間寫為詩亦不務工而趣致蕭  
雅冲然可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講畫周盡移書其長  
老知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為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  
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為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賢有  
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公竟不至  
郡報謝程侯甚以為得也人士由是高程侯而以為公榮  
公素多疾然歛飭莊欽無懈惰之容噐宏神裕絕不見暴



遽絞切其用意薦厚在人倫風教之間不為負於冥冥非  
貌為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冥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  
享年不淺以嘉靖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矣封  
孺人蔡氏先公卒竟不娶而以側室詹氏攝宗事女七人  
嫁黃彥欽陳敦豫李楠黃懷伍教申李維鉉陳選子宗孔  
卜以己酉十二月十九日奉公塋於蓮湖山之北與蔡孺  
人合而來乞銘某大母公之姑也公少孤吾大父確軒公  
撫之猶子使與先大夫封吏部公同學猶兄弟也比公徵  
為給事中某方為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  
罷歸吾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



尚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壯  
而勤行老而加脩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子也公  
卒踰年而宗孔舉男此亦足以塋公矣銘曰 視白以為  
黑題玉以為石處權履勢者不勝其私而決於欺昧之臆  
其本心露於微明安知不自悔愧而刻責彼秋浦之氓言  
固昭昭而不忒况為邑之所留已崇祀而血食退論行於  
家邦亦千口以若一伊蒼蠅之加點初何損於瑩質公平  
生之百休惟茲事以為惻故反覆於斯銘告玄堂若皎日  
庶秉化其無尤閱千百年而寧魄



鄭海亭墓誌銘

王慎中撰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令  
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為其縣擇今交欲得鄭君而  
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為其縣得  
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交相  
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  
其縣人無錫故名為富而多仕者為令者往往朘取殄用  
其財而逆以機數構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  
以諏訪得其禮俗所由壞嘆曰茲邑生迫而斂重若此乃



謬以富得名民方以媮侈邀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  
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  
貶一身服御為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  
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為浮尤吝  
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  
心也既不匱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室橫放難  
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  
為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  
溷君退退勅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  
不苛庭中常空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



不擾人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為舉子業邑子多才而  
講習垂刺文不傳於經君為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  
知所以為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為多張運使  
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貧王進士  
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親  
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黼工註詁皆優與為禮君與人  
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為然也巡撫中丞部使者莅毘陵  
廉無錫治行為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將迎又無錢  
治芑苴以買進秩滿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留都民曹  
事簡君益為深厚閉戶讀書耻與嬛捷之士競泊如也以



其間為古文詞據理確實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  
名在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為皦皦維揚置分司權  
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權謂某府史曰征利而  
為是鍼細髮密雖取羸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何  
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為細密者非專為國增計也積資負  
外郎即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部以父喪歸喪免侍母不  
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  
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為戶部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為戶  
部員外郎母伍氏為太宜人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  
葬合禮於二親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為子服除赴銓驟感



熱疾嘔血數斗醫莫曉所療旅卒都下實庚戌十月十日  
距生弘治乙卯年五十有六耳君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  
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  
吊君名普字汝德籍于南安之郭前村其世近以鹿寮公  
為祖鹿寮生厚菴公傳剛齋公某履菴公某而至奉議公  
世未有顯而發於君君貌豐器度寬深心事明坦宜極壽  
貴詎遽是止知與不知咸加悼嘆喪過無錫士民走哭道  
踵相屬津衢咽塞舟厄不得行久之二子欲大封孺人楊  
氏出欲成女一人繼室封宜人李氏出欲大壻於副使陳  
瑞山公克邑弟子員能持家劬事卜滌陂龍塘山之原以



葬遷楊孺人之厝合焉而以癸丑十二月某日之吉行事  
君固悅滌陂山水之佳卜從其志君為人外渾朴不立町  
畦而中斬然有界限色詞絕去誇汙擇處其中臨事酌物  
誠款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取  
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稟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遇合伸於  
獲用遽以是止甚以為君恨銘曰 氣疆矣有悍而挫傷  
才給矣有流而難執不悍而亢是為疆之方不流而集是  
為給之立可以用之宜莫斯踰而卒不究於用吾不知所  
以為之吁



中順大夫湖廣德安府知府約齋李公墓誌銘

何遷

余少薄遊好問天下士嘉靖辛丑厠名於朝士有談江西李氏仲季者此兩公嘗從陽明王公所授學蓋偉哲不群人也予竊心慕之已而其仲約齋以知縣季克齋以按察副使免喪至予皆得校覩所負含津津當於心焉當是時約齋進官適同知吾郡事公初授紹興府推官以薦拜吏科給事中遷戶科左給事中以諫謫永福縣典史起知瑞安縣稍進為此官公為此官不失謫次乃公矻矻民事如初命郡故鄙樸所府蠹在官俗以之靡不得反公周聽



微渺知民患苦盡得吏下可否參佐堂上注視之因事擊  
綴無何公茫湖翁病公輒棄去不究辨去踰月翁瘥會

命下遷公就知郡事翁以公來公曰郡蠹成矣不大筴筴  
擄烏語和平哉公孫僑始聽鄭政用此道耳於是挈維綱  
搜蠹本舍尾瑣不問好以明坦出督厲不役鈎籍民情偽  
皆自盡用為刑賞重先裕化酷吏黠胥悖民寘諸法乃以  
已有以節孝聞輒取彞典褒之進諸生講說師旨與同學  
居思下之不為貌恭與大吏接侶侶自將雖貌恭不能舍  
畛畔峻設左右咋口關說偽禮不至庭戶期月市鮮流蠹  
井邑寧便府中終日不聞蠶捷聲公笑曰納之和乎不自



此平入覲持空囊行部謂公久摘次宰執不聽或以喻公  
公謝若弗喻者公素病痰忽大作移榻外庭病亟醫語三  
子泣失聲公呼醫曰柰何避我且汝謂予畏死者耶問期  
何許命治棺偃卧俟戒內人不得近榻三子跽請遺命公  
正冠曰平居蓋言之矣時丁未十一月七日生弘治丙辰  
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二吾郡人哭者皆盡哀公始尚僑  
政然不俟三年得民若此公好惡發於仁義民固信之矣  
公魁碩直方負氣豪重以忠孝自命者良少許可尤嚴於  
疾惡然吐心出之色辭無飭乃黜樸畜機追逐時好不戒  
自靖其性然也為政抗義識國體被服精強喜任事事關



公家智巧所避毅然受之不問利害雖衡决不悔然轉運  
開敏以暇為整故所鄉遂志亦鮮衡決焉幼英異為文俊  
逸能達所欲言成童督學李崆峒夢陽試之大驚賞屬郡  
收學宮令先同選郡請侯李公曰此異日名流也可郡士  
視平正德丙子年二十一舉於鄉數試進士不中學益勵  
文日有名里中皆目之己卯寧庶人叛執茫湖翁逮公洎  
族二舉子廷舉彬公請翁蚤計脫遂趨豐城顧令佻告變  
佻喜聚族相城守走報陽明王公選之臨吉以勤王從里  
中服其智亂定公洎克齋公遂稟學焉嘉靖壬辰第進士  
是時克齋公已第豐城人稱里中士必曰李氏仲季無軒



輕其推紹興得陽明公里門人築塲居者常數百人公訟  
師旨益勤日以正見紹興故名郡多宦族其民不可讐服  
公正色馭之興官治事決於學士從公學者更相告諭務  
檢束不敢犯令公職司理乃恹閱聲持常溢於事守陽明  
公在殞權奸競噬其家有司顧望公洎僉事南昌王臣戮  
力植紹興士俗由是不衰在諫垣䟽出必急社稷辭剴切  
不蹈畏忌乃摘細攻隱責直聲公耻之北虜入寇大同叛  
卒乘變肆磔殺撫臣劉源清請誅戮朝議方姑息下獄罪  
之公上言邊卒示亂抗軍法縱虜不與敵而陰利之此故  
智也乃數得請逞凡以姑息故今復弗理將持大同與虜



矣

朝廷柰何惜一怒忘社稷哉且此輩往年嘗殺撫臣源清  
固其官也乃獨以討請所畜持可知臣嘗見源清宰邑時  
倡義師平寧庶人以忠勇聞天下責之使効力亦所以捐  
臣節震馘諸邊也疏入并逮繫會大臣有救源清者謂李  
給事中言是遂并釋視京營飭戎厓厓武定侯郭勛席寵  
翫法棘不得行思發之惡狀未著乃比周曠職公固羞之  
遂稱疾避去復至治工部歲會祛姦定法疏四事歲省費  
二十萬金

肅皇帝巡幸承天公請止公言天子大孝不備物今虜日



窺邊中原饑江南盜熾警蹕所至民將失業非所以廣孝  
思隆仁治不便上怒下獄曰若等言不驗將重治朝士危  
之 駕至衛輝行宮災乃思諫者詔杖之得薄譴瑞安瀕  
海民射海利者與倭奴相劫闔移害邑中公修十家牌法  
令漁者以次入海藉名稽之卒不何問欵數以息在瑞安  
終數月以嚴振自飭類如此邑以大理公仕十六年一司  
諫垣三領郡邑有古諍臣循吏風乃公才高氣勁視天下  
事無不可為而功施不久不盡見於當身然所得為奕然  
既光顯矣而克齋公後公二十年官至大司馬以勲德名  
於時然世稱江西李氏有仲季至此亦無軒輊焉古昔賢



聖人行不逮至徃徃而是然由後世以觀即所至今已不  
失時若無足憾者夫人立世不朽顧各克力準於義斯已  
豈以其用多寡為差次哉此可以論公矣  
茫湖翁稱鉅人長者公好以色養母李夫人中殂公居其喪骨立比公歿  
翁既老猶時時思曰徃予遘竒疾微仲子左右予焉有今  
日哭不盡聲不止其詩有斑衣尚在人何在老淚將乾血  
未乾句克齋公每誦之淚與韻下方公問翁疾屢視冠冕  
新命復下非公意也說者謂公直諫能薄其官彼居其職  
然爾不以親易官此何為者公忠孝不自命哉利害衡決  
公不知避有謂以公倣儻若不察小物乃篤行義鍼密細



髮密意苞苞不顧私製先朝地狹割寢室拓之族姓乃收  
友兄弟如在四體伯兄不第公事之瞿瞿惟恐傷而立其  
孤撫諸子如子析奉產成其材乃自奉務潔約室無侍媵  
珍玩不置手服食視所值不以闕意訓諸子以學誠毋營  
產臧獲內外斬斬公糶稗泉貨瑞安帑羨金數百吏以例  
進斥之籍於帑公雖貴以是不改寒素然急人難不計豐  
約歲饑路有殍胔公買田市穀以食鄉族之無竈烟既歿  
饑民語其子始知之公未嘗言接鄉族敦讓重然諾事可  
否持一言雖久不變好獎善匿其過尤好引後進與人居  
久而益親里中人善者比有過者畏公知公自聞學刻志



操履不喜逐見解嘗築西莊環堤植松曰予歸與同學者  
講習其中旁立義塾延師以訓鄉族季子慈公以其幼厚  
撫之語家人曰西莊屬此子成吾志家人守治命學者去  
陽明公世久驚見解浸淫二氏公感然曰聖人之道天載  
藏密不離感應與天下由之二氏外民物謂見性雖極圓  
覺祇自私不可與治天下其若矯節修名尤害道人生也  
直樂行憂違吾無容心爾率然人以偽而又引以為高吾  
病之又曰聖人立誠始於家孟氏稱一樂必無愧怍乃稱  
施之英才亦不外是三樂一而已遂以一樂名其堂其語  
子弟曰孝弟忠信實學也聖人閑人心在此越此談虛談



玄於學何謂吾少嘗慕溫國文正誠實樂施及聞師旨乃  
悟其本爾夫以誠體以身蹈為功夫吾志也若等識之公  
遺命謂平日言蓋在此然則公所得為其固有自哉公治  
文多手編授族子明習之在任以功名自見不欲攻詞章  
每作輒棄去不留初公之收學宮也李公執公文閉院中  
值官太守者至始命出笑曰為子兆之以觀於今夫人立  
世豈不有大命哉差次多寡非以論公信矣公名逢字邦  
吉江西豐城人世家湖茫之上初號約齋晚築西莊又號  
松坡主人茫湖翁諱萬平以克齋公貴封刑部郎中贈南  
京兵部尚書母劉封宜人贈夫人茫湖之先曰鎬贈尚書



配林氏以節受旌贈夫人鎬之先曰璫四川按察副使亦  
贈尚書璫之先曰輝封監察御史贈按察僉事為公高祖  
由公而上二十四世皆居豐城晉天福間有曰從者自臨  
汝徙至公元配丁氏有賢行先卒繼周氏並封孺人丈夫  
子三惠娶某氏惠娶某氏俱國學生女子二長適邑國子  
生可舉次適進賢饒太守塘孫亮俱丁出慈娶同邑雷叅  
政達女為郡諸生周出孫男子七孫女一曾孫男子九公  
兄弟有子皆顯今嘉興守掾伯之子伯之子監察御史棻  
廣西僉事材季之子稱名庠序者且未艾李氏故名冢自  
公兄弟出功名尤大著乃倡師旨俾子姓盡能繼志起大



江以西皆莫與比今陽明公宗說盈天下學者探邃義不能舍李氏天下士談江西李氏者不只仲季云爾已公在吾郡吉水周七泉子恭在恭佐而予以吏部郎被謫九江過吾三人者修友誼盡平生公取郡乘屬輯予入九江踰月而還不及見公外庭矣三子泣而請曰公知先公先公歿在公土其塋公宜銘予亦泣曰嗟乎予志也不得辭啣而去之謫居以病不能報踰十年出撫江西問公墓三子又泣而請曰先公以某年塋某地木拱矣銘有待予復病啣之去再踰十年為隆慶壬申慈至邛野問學慈純晰以負明邃義予心誠好之間出息書以誌請予嘆曰諾久矣



予言陋子奚予待哉雖然予志也不得辭予方撰郡乘成  
公命而屬作楚志者復勤予既傳公登二志因取傳語衍  
而為誌而銘之其文曰雨也風逗之泉之赴海也或束為  
溪彼屯其施云誰之為道足以善世而用也有時斯而語  
夫亦奚以悲湜湜李公惟夫之哲有鬱其馨乃震其特皇  
極之扶天子所策揆器與功大受不惑致身諫垣一疏莫  
援數賁千里再期而捐遺直朝坦良牧氓慳世不以然於  
公有焉謂公可死卓殊未既謂不可死所至若是忠孝惟  
公於法得識我銘其幽來者斯式



明故中憲大夫尋甸府知府靜山戴公墓志銘

張時徹

公系出宋戴公後其裔散處台之黃巖至諱陽者始徙鄞  
桃源歷傳至公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浩由通  
判歷雷永鞏昌三府知府父楨連城縣學教諭封奉直大  
夫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公諱鰲字時鎮別號  
靜山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即了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  
已未進士除太和縣尹以經術飾吏治事所治獄詞精核  
如老吏豪氓盧振聞風遁去幕史吳源網賂毒民操法逐  
之禽斬草竊增城固防大儲穀粟以備凶饑民用康乂撫



按交疏其賢調揚州興化縣時適大侵至有相殺食者乃  
請粟三萬餘石凡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路莩二千三百  
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為哺養民病者與藥田者與種逋者  
緩征其有豪暴里中如朱德丁田者捕而誅之政譽籍籍  
一如太和陞廣東韶州府同知撫定蠻寇用之討賊輒爾  
奏功四封宴然時所屬巡檢洪穆與其妻病死于旅則為  
殮之而佐其子以歸櫬蓋仁心自然也陞南京刑部員外  
郎即中決遣如流庭無滯獄時有鎮江程玠程環者以閩  
毆構訟而與鄉之鉅宦有怨欲寘之死公曰殺人媚人而  
可為乎竟當之遣戍會其人秉銓以公守尋甸蓋擯之也



時遇覃恩獲封父母妻氏已而抵官郡故夷也官司學校  
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修犬信狼噬者皆是也公乃嘆曰  
嗟乎斯獨民也夷哉吏弗之華也而欲民之無夷舛矣乃  
城土城開府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隍有壇有倉有亭  
祠舍館有陰陽醫學飲射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  
六載以奏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被論鐫秩久之郡士  
民且長子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衰後守林斌乃以郡衆  
之情貽文鄉郡以表遺愛云公之歸也謹祠事睦宗族凡  
闕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而雅好山水喜賓客築芳洲  
別業已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歌詠其中賓至則擷蔬摘



果醜酒烹雌醑賞為歡不待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  
時取而諷之有所會意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  
豈妮妮緇垢者哉公素康豫即耄老不知有患苦嘉靖己  
未十一月乙亥偶以未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八元配  
倪氏誥贈宜人繼表氏封宜人生子无妄湖廣五開衛經  
歷女二長適太學生王伯葵次適郡庠生董沂側室三生  
仲子无咎梧州府照磨叔子无悔典膳季子无尤衛掾孫  
男十一星易景量皆庠生晏晁晨昆昊日昱孫女二適庠  
生陳夙經李德大曾孫男九君德君憲君寵君聘君錫君  
澤君清君涵曾孫女二公家世簪纓而同母弟鯨鱉鰲皆



舉甲科鯨布政司叅議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鰲工部主事蜚英天路赫奕有聞海內該以為盛公薦於  
彛倫事父母色養無方沒而殯葬皆身肩之友愛諸弟微  
時破貲為助其柩也先世遺產悉讓不受人推高義焉公  
嘗即會川預營兆域極為宏邃諸子以某年某月某日奉  
而安厝凡若干年而請余文銘諸幽銘曰人有言離婁不  
能自見其睫烏獲不能自舉其身百爾所圖不如逢辰言  
樹之桂或以為薪藝厥疆畝稂莠藜藜嗟靜山公柰何乎  
蒼旻





浙江圖書館



明中順大夫思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皇甫沆

王大夫既卒之三年將圖襄事諸孤來乞銘余以不文讓  
孤泣而固請曰是先人之遺命也願徼一言之辱以慰九  
原之靈展狀季翁中舍君所撰云大夫諱延素字子儀別  
號雲屋姓王氏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傳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恪公鏊仲子也其先汴人  
宋室南遷從而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為吳人大父諱  
朝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曾至高並以太傅貴贈如其  
官榮躋三公恩逮四世乃知佩刀之授有徵列戟之施無



爽克紹烈祖者矣大夫生而厚重偉羊姿有器識甫冠以  
太傅三載考績蔭入太學耻居紈袴被服樂與諸生遊太  
傅方在樞密乃杜門絕不通賓以謝請謁者曰毋以累家  
大人為也其虔慎如此時當中葉

毅皇倦勤閣瑾竊弄朝政日非流毒縉紳赭衣闕木暴於  
轂下者以百數太傅秉正嫉邪事每與忤瑾心銜之以相  
公望重終莫敢侮稍為斂容褫氣人咸為公危之尋上疏  
避賢者路竟遂祈奚之請不失大雅之哲歸卧東山海內  
歎其為完人云時長子中舍君窮治宮室苑囿凡輿馬服  
食靡不華腆粉黛聲伎充於後庭玉帛玩好實於外庫將



以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馬仲獨沉靜寡慾折節讀父書  
翩翩然佳公子也相公亦喜謂成吾清德者此兒矣亡何  
謁選銓曹太宰為長洲陸公執其卷曰非王太傅子耶真  
可謂得青箱之學者即取父第何有但朝廷盛典不可虛  
稽昔司空導右軍羲之皆由門第起家著勲簡冊偉然成  
大丈夫是君家故物也仕貴及時尚奚待焉適有左軍督  
府之缺擬銓授乃以親老求南冀省便問衆益賢之因拜  
南京中府都事履任即恪守職司值畿內諸衛所類進表  
箋詣府多冗費一切裁革人稱便焉正陽諸門官軍領鑰  
恒夜候風雪中行視憫焉捐俸葺廡以庇之此何異陞楮



即得休居自旃始或在南都三載多所裨益甲申丁太傅  
艱服除補中府尋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索阜城門鑰將  
出為章聖召醫叱曰禁門一鑰安敢擅啟然事關

太后柰何詰使者言頗驗迺飭踐更卒嚴禦躬導出入旦  
日上疏言醫官召用無時不宜處城門以備緩急時嘉其  
奏焉舊制都司及各衛所武臣兩月詣京一比試第其能  
否懲勸有差邇來監臨者徒以虛文姑息視之法漸廢弛  
率為釐正不少假借士卒皆嚴憚叅軍矣嘗奉詔准楊有  
司餽遺一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妣胡氏由太孺人進封  
太宜人兩承



褒寵實異數云是歲遷宗人府經歷秩高而事簡銓曹廉  
其有治材不宜寘散地乃就闕下拜為思南守歎曰余豈  
不能奉

天子之威德漸被遠人為良二千石乎母老且病惡忍忘  
岳堂之戒驅峻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太宜人不久背養獲  
奉終事孝思無憾矣既除服或勸之仕曰吾有先人之廬  
足以託處具區之田足以自給桑麻橘柚之饒足以比戶  
封而鄴架之書可以委懷湖山之勝可以展眺人生行樂  
豈在一麾五馬間哉吾弟壯且謝秩韜隱從事著作縱不  
能附子臧之節獨不媿少游之言乎吾其已矣士論高之



性績密寡言笑事必熟思而後行雖造次未嘗失色於人  
弘度有容犯或不校亦無脂常晞世之態少喜臨書字畫  
適勁得太傳筆法間占屬短律亦清逸不失家風涉獵聞  
見隨手籍記他日人有忘之者悉為陳說較若指掌殆今  
之崔林也居無虧攝強飲食壬戌四月朔倏嬰寒疾越七  
日卒距生弘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一悲哉配陳氏初  
封孺人進封宜人乃先公卒子男四並秀發能文長有輔  
國子生次有夔次有龍邑庠生次有玘孫男女八人可謂  
蕃衍矣輔等卜以乙丑十二月初九日奉公柩厝于洞庭  
王塢之新阡越丙寅正月初四日合陳氏宜人兆葬焉銘



曰

倬彼王喬起自太原居吳震澤由汴來奔天挺太傅身任  
斯文扈

聖熙載炳耀台垣兩朝毗化四葉蒙恩邦候續業亦貴而  
尊懷金剖竹皂蓋朱旛踐榮知止膏施自也誕生哲嗣雖  
死猶存阡開幽隧儼對湖濱赫赫中順題墓之門刊石頌  
烈永詔後昆





浙江圖書館



青州府知府施公配沈安人行狀 徐獻忠

嘉靖辛酉閏五月二十二日璉川施公卒其子將請墓銘於箬溪先生以事狀見託按施氏為吳興著族唐宋以來代多名賢自此正後通甫生彥明彥明生士良士良生知福建永安縣謙謙為公之曾大父有靖民功至今以名宦祠於永安永安生瑄讀書樂善以壽榮於鄉瑄生封刑部主事鏜娶董氏封安人生公公諱峻字平叔以明經發解浙省登乙未進士授南刑部廣西司主事遷本部員外至郎中陞知山東青州府瀕行適遇考察為人所焮忌去其官公在刑部以久練達掌勘本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



法不少出入雖權勢不顧也其初石塘聞公為尚書凡難  
處事務在調停公議不合即欲投劾去有鄒夢鶴者懼罪  
在形影間當司以其父方總制三邊故寘於法後官相承  
遂不敢出公卒業南雍時備聞其事竊深歎惋後履任遂  
湔雪之應天府經歷鄧鶚挾勢招賄依托城社久矣公竟  
寘於法且其在僚輩間以詩名自信重或不合程度直以  
其意訾之以是交構其短長推墮之不惜也人殊為公不  
平北道御史桂公榮奏南京考察不公奉 旨祖宗定制  
難以再更止降考功郎中一級調外人以為足相當也公  
自少有 度其才宏暢通達處骨肉間每事敢力任為諸



生時祖壟為勢家所據力恢復之置田贍其族之貧者排  
難解紛不遺餘力諸義行甚多獨其性狷急聞人非行或  
至面發之以是有不堪者然其崇慕隱德表暴良士固終  
身不急也詩家在唐雖隨時上下其格調渾厚體裁平實  
固一代之長也後世不以取士遂失其宗旨各以其資所  
近者為能公獨有所造詣固雅道中興之一助也居家不  
事產業歲中多種秫田以備酒料閉門却軌對時撫化飲  
酒哦詩之外別無公事相晤其內沈安人佐助蒸嘗料理  
家事凡公所欲為悉先其意雖族黨踈遠食指衆多享惠  
周匝咸多沾潤客至樽俎修潔不問而辦公以是優閒自



適無內顧心公卒之明年亦以憂勞棄諸子公生於弘治  
乙丑正月十四日僅五十有七歲安人少公三歲云甲子  
合葬於清風村之新阡子男三俱邑庠生長于家娶於沐  
陽簿曹氏次于官娶于武進楊氏于宙聘于德清吳文學  
氏女五人適陸京兆珩孫元方沈憲長宏男如封張左都  
御史永明思天德俱太學生其四適布政司經歷茅君良  
之男一龍郡庠生其五受光祿丞李氏聘孫男斗臨聘于  
郡文學沈氏孫女四長適刑部尚書顧公應祥之孫嗣衍  
次聘於知太平府吳公一孺之孫某常熟丞沈君應宿之  
子葵如餘尚幼予旅寓吳興以來公以文學交殊厚故序



次其事取其章章大者表見然不敢藏其微也斯得於所  
愛之盡言云



浙江圖書館





浙 江 圖 書 館



明中順大夫金華府知府漢浦周君墓誌銘

王世貞

故金華守周君卒之明年四月而其二子廷棟廷楫以友人俞允丈所為狀來請銘其墓曰異日所藉手以報先子地下者也余悲其意而不辭蓋歲癸卯余與周君寔同計吏偕又六年余守尚書刑部郎而周君成進士來肆部政已授工部都水主事又比舍飲相得甚懽也君癯若不勝衣而體氣高亮師意自快於世無所推讓嘗出權稅荊州以寬簡稱歲額輒溢歸而其大吏才之歆以重曹餌君君謝不顧罷曹輒從其一二故人飲君好為詩余雖差少於



君然其好詩甚君不以鄙故時時有所倡和俊聲蔚然遷  
屯田員外郎會故楊忠愍公繼盛論劾相嚴嵩嵩子世蕃  
坐忤旨不良死君為詩哭之而又騎爭世蕃道世蕃聞益  
恚曰是即何為者吾不識之乃騎而爭吾道又哭吾讐言屬  
吏部摘其細用京考下遷武岡州同知州故有岷王頗橫  
君時假守一切推柱後惠文繩之王不自懾稍稍戢然其  
在事君甚於守尋遷金華府同知郡有劇盜以其黨負嵎  
吏莫敢誰何君所任市魁佯為闌入盜者盡得其虛實以  
告君行勒卒習射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歲少侵臺議郡  
邑發儲粟為賑君持不可曰民尚幸半菽即庾空而歲復



大侵疇繼者乃召巨室以好假貸貧民官為才其子息民  
兩便之立祠肖像以頌而是時御史銜

上命訪求異人所至苛擾君出而逆諸境曰郡僻小孝弟  
力田間有之即異人無以塞明詔御史愧為辭去滿三歲  
進同知為知府郡人忻忻以久有君為賀而君病厄意稍  
怠會復以試事爭御史姜劾之罷歸君夷然不屑曰御史  
私我者夫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今巾吾車歸矣乃稍稍治  
第舍買東禪寺傍地而池之種白蓮顏其圃曰東林居方  
外僧與談楞嚴圓覺諸經而不盡竟其旨曰吾不貪為佛  
也既嗜酒然以病故不令多進曰驅生而徇吾嗜不為也



詩簡遠精至有味求者則不應曰吾徇名而營思以吾虛  
喪吾實不為也自度曲授童子合樂而奏之移聲入破柱  
句諧節務窮要眇每謂童子若不憂周卽顧耶君既簡酒  
斷內不忤物默合於養生之旨而好服餌瞑眩藥竟觸疾  
以卒君諱後叔字胤昌別號漢浦考封主事公慈妣徐安  
人皆蚤世君起孤童自奮受易歸先生有先起家名二千  
石有田宅振其族而甲之赴急量施以誼稱宗姻間可謂  
難能也已君始娶於鉅生子卽廷棟廷娶梁辰魚女繼娶  
於戴生子卽廷楫娶張必紹女女一歸顧占孚母婦皆以  
君故贈封安人子皆為太學生孫男三紹甲廷棟出繼唐



繼虞廷楫出塋某圩之新塋君之先人有年百一十六者  
其次有八九十者又三四人皆稱隱君子君雖稍貴起而  
僅五十二以死可念也銘曰

以造物之所愛者君事財取而不盡之其意甚微而年僅  
止於斯嗚呼噫嘻





浙江圖書館



宋仲溫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跌宕不羈好馳馬試劍  
究韜畧將北走中原會道梗弗果家居以氣節自勵性抗  
直人有過輒面折之無少容與人論議擿事析理期於必  
勝一旦厭事杜門謝客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書名章  
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  
學者瀾倒然妙處終不似也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  
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與克頡頏人稱為二宋





浙江圖書館



直隸常州府同知思誠張公墓碣銘

廬陵楊士奇撰

國家軍政久而弊軍之奸黠者徃徃匿其籍或誣援良民  
實伍所司利奸人之賄輒從之於是奸人得計良民受誣  
弊遠通一轍皇上嗣大寶之明年詔節軍政遣廷臣四出  
清理且賜璽書諭之毋枉民縱奸時大理寺丞張宗璉當  
徃福建歲餘竣事蓋福建之民皆譽張寺丞之公且廉也  
既還改常州府同知專督農事朝廷又遣監察御史出理  
軍政之未盡者御史當徃蘇常諸郡者言於兵部曰常州  
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檄宗璉時御史銳意得軍



不復存念民枉宗璉曰璽書在是敢違哉宗璉雖不得盡  
行已志然常之民賴免誣枉者猶七十八而御史滋怒宗  
璉異以妬詈無禮雖宗璉終不為變而積忿恨不平發背  
疽以卒卒之日常四邑之民老者壯者奔走詣庭下哭皆  
哀具儀奠祭累日不絕暨歸喪素衣冠送者數千人蓋是  
時蘇之佐郡希合御史意民受誣枉一不聽自白而死竣  
刑者不可勝計於是蘇人皆嘆羨常州得賢郡佐而不直  
其郡之佐諱語懽然宗璉名益有聞宗璉字重器吉水人  
初兩舉鄉貢皆中遂登永樂二年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  
預修永樂大典奏授刑部主事且暮考究古人作律之意



而休歐陽崇公於死獄求生道之心不肯一毫怠忽嘗奉  
命錄囚廣東廣東人皆稱其長厚其在刑部久自尚書  
下至隸皂稱譽之無間言仁宗皇帝臨御簡朝臣賢者為  
東宮官擢左春坊中允上嗣大位陞大理丞又明年有常州  
之命在常州之明年卒宣德丁未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  
有四其考彥忱贈承直郎左中允母蕭贈安人世系見余  
所作其考墓志其娶劉封安人子男若干女若干其為人  
簡重清儉明經篤行事君愛民一以誠非其義一芥不取  
非其人不交閒暇閉門讀書焚香澹如也名其齋君曰  
思誠蓋素所存心以此余與之交久深知之而卒又得其



詳深哀之故其塋於鄉也最其平生大槩寓其孤使刻諸  
墓而係以銘曰嗚呼重器存心孔仁雖施未弘有慧在民  
民心則何有思無已彼獨何人而存則異嗚呼重器於士  
有光嗚呼重器沒也不亡

浙 江 圖 書



同知温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議黃

公墓誌銘

王世貞

嗚呼此贈右叅議黃公墓其衣冠所也

肅皇帝時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其要害地黃  
公之來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郭  
清戎伍脩戰艦溫之吏民德公而咏稱之曰府君文武才  
也吾溫庶幾不魚肉虜哉而黃公有憂色曰賊眈眈吾溫柰  
何以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即死死職耳且  
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者寸在蓋嘗書其  
語楣間以識云而又三年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



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嘗輕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  
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  
逆也當是時溫軍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  
袴子一軍軍壘石一軍軍鐵場以為公後公出示誓其衆  
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  
衆醕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  
竟前薄於賊公變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  
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為二一從上流掩壘石一從  
下流搗鐵場其帥皆棄其軍舍生固豪之然竊已疑其行  
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至秋豪曰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



以走賊合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之短  
兵接顧麾下稍稍盡有挽公以跳者公劒斷其指曰去之  
此吾徇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榕樹下而脅之降公  
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歸大夫予我千金  
公嫚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徇旦暮磔裂  
死何以金為賊怒裸公而寸斬之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  
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午得年四十有七事聞 天  
子為震悼特起贈今官錄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  
秋祭世世勿絕而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傍嗚呼  
此可以觀君臣矣公諱釗字珍夫世為溪長人王父伯鈞



有子三其季紹紹有子四其季為公祖母林母李世世稱  
孀以節顯而公六歲則已孤蘄然見頭角矣稍長善屬文  
下筆數千言不休過目即成誦補邑庠弟子故潘大司馬  
以學使者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成均今少師徐公以  
祭酒試而復奇之兩公互相推曰黃生國士吾不能抗顏  
也然其上公車輒報罷最後謁選以高第丞温州先後凡  
六歲云自公之為邑弟子時時抵掌顧同舍生丈夫一日  
立玉陛前抉腎腸與人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轅下  
駒其同



温州先後六歲而車門絕苞苴迨其歿不能具道路裝公  
之歿也其婦林宜人行購屍已糜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  
衣冠招魂塋於邑之沿江里白沙又十五年文燁來判吾  
州事以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贄其鄉人郭御史文週之狀  
而謁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概焉今夫士居平誦說倫義多  
識徃行其於死生至辨哲也卒天下不幸有變士最宜能  
死然徃徃介冑多死戰而措紳大夫僅死守此豈以帷帳  
籌策為不任鞍馬矢石耶百雉之堞一旦為人越而府藏  
稱失守即不死賊當死法等也國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  
公可不死矣而死豈不烈烈男子哉 明興西北世受兵



其歲報能死者介冑也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  
戰者固黃公風之哉是宜銘銘曰

衣冠何歸歸於閩之野魄何施施於溫之許魂何之帝命昨  
女以東南之土土兮木兮廟貌肅兮死而不死兮無子  
有子兮噫

浙江圖



奉議大夫福建福州府同知會和邵君墓表

先皇帝時予以按察監青州軍事而劉公丁公後先為中丞巡撫其人咸寬大奸行其德而御史某子甲取一切苛辦毛摯為治吏所當劉公丁公則競為掩覆以見長者所當某子甲則競為操切以見才事不兩值則兩濟而各以其重稱事兩值則技亦兩困竟用是失意而敗甚者或屈二中丞之好以徇某子甲而獨青州之安丘令邵君為不然君子寬務施于邑之外所謂赤子者于嚴時有所用以警猾墨吏而提衡其中豪以上然寬而稍振以節嚴而力除其細以故安丘之中豪大吏雖內攝邵君而亡所怨其



小民愛邵君而不敢以狎待即二中丞某子甲亦不得以  
其好名邵君總其凡而旌之曰賢邵君之政可見者徭役  
平稅歛能使其欣然出其才力以輸公而家更足嘗取桀  
黠媚上官人王佩置之理其人至死不敢以頰舌報君畫  
笑捕大盜董贊王學古受上賞御史何廷鈺者議海運以  
委君君為條析其不可狀上御史意殊不自懌無以難也  
然君竟用蹢蹢自好鮮內主擢廣西之上思州守以去安  
丘故多盜安丘令在按察業不虞安丘安丘人知有令亦  
不知按察也安丘失令桴鼓數起盜行劫城中按察始日  
夜拮据治盜安丘人亦始知按察矣邵君諱大章字本中



世為錢塘人有聞者君以明經數冠諸生舉鄉薦起家桐  
城教諭束贄不行遴其秀文而貧者躬誨之以最得安丘  
令自令去為上思守不夷其俗敦信興禮翕然向化其治  
大約如安丘以才移署橫州治狀加上思以最得同知福  
州府駸駸顯矣而君竟坐觸瘴多四肢之恙即上疏移病  
歸人或謂福善地同知尊於上思守胡歸也君咲曰吾不  
難上思而難福哉吾病自不任耳且也不欲以吾內而殉  
吾外君歸之二年而母瞿夫人捐館君柴毀支骨又以身  
襄事往來山中瘁劇病春秋僅六十卒之明年而余起廢  
叅政浙江當君之鄉意稍徵君之所以令安丘者自益而



已矣君年六十不為壽官五品不為貴有子四人雖間補  
邑諸生不為達能自致其寬嚴之適於安丘而亡所取上  
官指天之報稱循吏抑何寥寥也彼夫張湯杜周之徒急  
於用以民命而塞人主之指然皆終貴至公卿子孫相印  
侯國不絕又何如其說也余竊有慨於襄故為采安丘之  
政之最著者表其封曰嘉靖中循吏錢塘邵君之墓



韶州通判杜君墓表

王傑

成化五年秋九月十五日廣東韶州府通判致仕江陰杜君  
病且卒呼其子淵具筆札口占一書貽予曰君知我我  
死假君直筆題墓上使後人觀之知我生不負所學足矣  
君卒閱月而淵以書來予既弔哭之乃為之題曰君諱宥  
字叔寬八歲知讀書十五從鄉先生學易探賸索微為文  
章根據義理正統丁卯大比君以母疾辭弗就母曰汝第  
往榮親與事親孰大君不得已往畢試有僮自邑鄉來君  
惶顧問母疾曰死就殮笑號慟馳歸踰旬而捷報至則其  
名也已占高等君泣謂所親曰此吾母志也名成而母弗



及見柰何復號慟幾絕景泰甲戌第進士拜監御史出巡  
西夏貪吏屏息丙子與倪御史敬數十輩坐言事貶官海  
南 英廟復辟起君知英德縣英德俗頑獷素號難治君  
揉馴之民知向化時徭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為固君  
患之剏為之城民趨事恐後城成而寇適至躬冒矢石與  
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縱城下縱火  
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邑素困交征君裁省之十去  
七八務誅求者皆慚忿忌嫉而民欣然戴君如父母未幾  
遂有通判韶州之命招來流亡客戶占籍者以千數都御  
史崑山葉公盛時鎮兩廣檄君寘幕下練士卒給饋餉方



倚君為用而君已冒瘴癘乞休退韶民相率詣闕請留君  
退志益堅不可解比歸敕斷家事閉門養病居一歲疾作  
卻藥謝醫曰吾其觀化矣遂卒春秋五十有五娶徐氏生  
一子即淵一女嫁邵聰孫二男恭豫君先世大梁人宋初  
公之後高祖玉泉元德清尹魯祖希仲祖宗原 國初為  
禮科給事中使平緬有聲父師正贅江陰包氏遂家焉君  
平生負才喜氣性簡特與人寡合家居時獨與予及倪汝  
敬御史三人交莫逆汝敬最先出予在史館時君始舉進  
士來京師官憲臺翹然群伍中卒以直道不容與汝敬同  
謫嶺表予時遭家艱既不及如師魯之從仲淹又不及如



承君之贈志完恒竊自愧然猶冀其躋而復奮以相與圖  
功攸終夫詎知其止於是也嗚呼汝敬之歿予既為文以  
銘其墓今於君何辭百世之下此石不泐鄉之人有下馬  
膠西者萬一即予斯文而有考焉以彰君盛美於無窮予  
雖無似抑亦庶幾無愧於兩有道哉君葬以卒之又明年  
某月日其墓在無錫縣膠山鄉斗山之陰



桑悅傳

閻秀卿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焚曰  
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為大言更不量已嘗銓次古人以  
益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曰此小兒號  
嘎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最高耳其  
次祝父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海虞水利素  
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  
悅為博士弟子固不當刺又厚誇使者大駭不解其為何  
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廼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  
至不屬即索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



之資弘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  
宜追者也間者屈迹一來獎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南金  
若更不裁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禮部文  
大竒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  
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為文紹曰某人謨悅心知之曰明公  
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為之  
歸謨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美何  
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  
一純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  
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表家紫對曰



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掾至州不為迎掾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素遭狎侮皆啣之曰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掾使吏往令之悅曰連宵旦雨淫此傳舍泥家室皆不康何得候掾言既據胡牀坐吏報歸掾益兩吏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廼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掾非可能召悅者必歆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掾聞歆收之緣濬不果後三日悅詣掾見禮博士當跪掾悅長揖即就列掾作屬曰博士以掾



為不當跪耶不足跪耶即有學何能加迺公悅前曰昔汲  
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  
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寥廊之士可寵之威  
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莫不曰明公不  
容悅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掾嘗選兩博士自隨悅  
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待校文不坐悅請曰犬馬  
齒長不能以筋骨為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  
即移所便坐按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  
能解人願今子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  
假令匡衡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



壯之今坐講悅因跣足捫虱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  
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  
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  
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論曰以民懌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替龍章下可以美  
垂免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豈命也哉文  
則雋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量之賢成就其志  
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笑皆古今名碩固難盡  
是亦難盡非傳曰咲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  
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遭而民懌稱之可謂千載知己



推原其意豈亦以軻為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  
與進取者也



浙 江 圖 書 館



張靈傳

閻秀鄉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靈作業閭閻至靈始讀書好  
交游為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則使酒作  
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  
與游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  
尚卧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為得無夢晉乎靈覺  
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啟方入醉鄉又為相覺寅曰所  
以來固欲邀子靈喜加衣起遂喚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  
人歌會數罇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望登高不過  
弄杯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為



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鄉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  
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鄉子厚也吾所  
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咲曰丐者得無誑之  
最乎時賈所為詩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  
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扑握兔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  
賈靈即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  
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為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  
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初靈與寅俱為郡學生博古相上  
適鄞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  
不自遣寅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



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為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棄豈無雉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為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啣鑿落耶靈能人物盡人皆推之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罹者也君子至此極亦豈可更常哉若匹夫為諒則不察之其夢晋家寔被斥自盡無俚矣然尚嬰情酒德不渝前操老子曰上德若谷太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過人足以發青條之華檢制雖短截長足補謂之狂士可得無愧焉





浙江圖書館



亡兄行狀

何景明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遺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俟父已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之警曰為誰也兄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厭䟽食諸友生患貧多貸人貲兄曰為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於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



志行奚必進士既而為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也今巴陵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一解舍蕪穢不治吏不典列民不服後也曰是可以弗為已也乃版書政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後以觀兄察後者悉寡弱後且重也問之皆廛居無業者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約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後日重兄曰為令使弱者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令為也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力者曰聞新令善吾何奚可叛也乃相率來請後凡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積輿皂常滯留不得去而今日走道路不能



給又不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民赴監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益有餘力常作書與景明日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子士音家父生四子長即兄次景暘次景暉景明為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暘舉鄉試景明雖庸



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  
吾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繫記所行事求太史論讓  
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叙

浙 江 圖 書 館



承事郎福建汀州府推官贈禮部右侍郎一敬王公

墓誌銘

吉水尹鳳岐撰

承事郎福建汀州府推官王君得仁以疾卒于官其次子  
一夔載柩將歸葬于鄉奉狀詣予泣拜而請銘一夔恒從  
予游而知君為有素不敢以蕪陋辭謹按狀而叙之君諱  
仁字得仁以字行別號曰一敬本謝姓家江右新建邑之  
古源系出晉太保安之裔子姓繁衍盛大蔚為衣冠望族  
傳至永享元季避寇匿嫻文王覺悟所遂姓其姓娶喻氏  
則君之父妣也君德性淵宏資質重厚體貌魁梧音吐洪  
暢甫五歲毋喪哀哭晝夜不絕声稍長從師受學書一覽



即成誦不事嬉遊而動中矩度弱冠代父兄為百長調度  
措置咸中理千夫長安宗可竒其能遂以女妻之再為百  
夫長督漕運事隨集而民不擾遂為有司所舉薦宣德間  
授汀州府經歷九載秩滿耆民方仲得等千餘人保留藩  
憲交章以聞陞承事郎食七品俸仍掌司事後本府缺推  
官六邑耆民黃啓宗二千餘人復列名赴上官言其存心  
公平讞獄明允乞授前職以慰民望上官轉達于朝遂陞  
授推官其在汀凡十八年方其始至汀也禮部員外郎許  
敬軒奏勅為太守以嚴厲待僚屬見君議論正大剖斷公  
平遂委心聽信汀州衛軍素暴橫民被其害民人揚郊生



被賊殺且劫其財咸以為暮夜莫知賊為誰君曰殺人非細故不可以不究遂呼其婦而問曰汝夫素與何人相厚善婦曰與汀州衛軍人支繼安鄧普堅交最厚且得財時二人適在家遂執二人訊問即升伏百戶王能毆死府卒王勝詐騙民財皆舉正其罪自是民夫隸卒震懾不敢肆有內臣至郡索白金君曰郡僻小而民貧所差無異物且妄取民財明有禁例彼大怒欲示捷君拂袖而出言欲聞於朝其人懼遂行未幾委清軍長汀岳老人等十二名坐埋沒當謫戍君以其過誤而寬宥之後奉銀三百以致謝峻拒卻之弗受間以公私務詣上杭舟至回龍灘險而水駛



舟覆者相繼舟人告以暮夜昏黑不可行君怒曰吾行無  
私意天地所共知遂行若妄流人以為鬼神相之也在道  
見民携老幼號泣而行問之則曰差役重而富人倍取息  
不得已而從他邑以全生君歸即榜示禁革其弊且勸豐  
家巨室出粟以預備賑貨民復業而全活者甚衆朝廷命  
大臣巡行郡邑勸民出粟以預備賑濟藩憲官召君計議  
與同至各郡以施行會病而歸正統己巳延平沙縣反賊  
鄧茂七遣偽都督陳政景率衆圍汀州上官以君歷練有  
籌畧命統民兵協取官軍以出戰賊敗潰去咸欲入山以  
搜賊君曰民避賊匿山中今復加之以兵必濫乃無辜無



以副聖天子好生之心宜招撫以宥其罪鎮守都指揮馬  
雄遂下令軍中不許妄戮一人違者以軍法從事官軍獲  
生口老婦三百六十餘人意圖功賞誣以為賊黨欲斬首  
以徇君白雄此皆良民避難者豈可殺哉悉辯遣之還家  
雄得汀民與賊交通姓名欲按籍行誅君沮以脇從岡治  
且求得籍焚願全活者不可勝計既而將樂賊寇寧化君  
聞即召募壯勇躬出以備御不五日衆至一萬與賊戰  
于益洋賊敗走追奔十餘里斬首百餘級生擒數十人民  
吳彥勝等被脇在賊中遂携妻子七百餘詣營自歸悉宥  
其罪而遣之還其鄉賊復聚將樂之常平君以許令吳彥



勝率其先被賊脇從者徃常平偽穿都御史余八才家誘  
擒鄧茂七姪鄧受其姊夫楊受生等三十六人而歸擬率  
衆趨常平搗賊巢穴會疾作而止病且革吳彥勝等籲天  
乞以身代死時推寧化縣丞陳陵與義男王遠侍疾衆歎  
輿君歸郡君奮曰吾若一歸賊必長驅豈可乎哉起坐帳  
中呼陳陵及諸夫甲而語之曰汝等務盡力以殺賊慎毋  
退縮吾生不能殺賊以成功死當助汝以滅賊無一語及  
家事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六月二十六夜也距生洪武庚  
午五月二日得年六十明日王遠扶柩歸吏民間之皆巷  
哭盡哀議買地立祠以祀此君居官行事之實也君初娶



安氏繼室范氏皆賢明善佐理家政子二長達能勤儉以  
力家次即一夔刻苦學問他日造詣未易涯俟女一日妙  
清孫男八日用懿用璽用珂用綱用琬用紀官真百壽孫  
女三曰慕貞斗奴寶奴期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君  
于水南保之原嗚呼士君子才足以致用名足以垂後於  
理宜得銘乃為之銘曰維昔先民得姓受氏前澤之王文  
正之裔子孫繩繩閱閱晰晰卓哉王君善述善繼致用于  
時樹勲于世讞獄詳明撫民受惠逐寇提兵鞠躬盡瘁乘  
化而歸竟齎厥志西山之阿佳城永闕我銘其阡式昭後

嗣





浙江圖書館



推官黃公行狀

刑部侍郎吳悌撰

先生諱直字以方魏卓峯幼負竒資善屬文拾肆補邑庠  
生正德丙子中鄉試明年上春官未第歸授生徒精易義  
註庚辰卒業北太學適氏廟駕幸留都先生遂奮然具疏  
請視勢弗及迺作書徧謁當國諸老如楊公廷和毛公澄  
陸公完等見其書詞激烈莫不嘆賞稱許既歸聞陽明先  
生倡良知之學于處州先生徒步往受學焉癸未會試場  
中策問極詆講學之非先生與南野歐公獨闡聖學之要  
力排群議之失編修馬公得卷以為竒士廷對賜同進士



出身觀政吏部疏陳陸事曰隆

聖治保

聖躬敦

聖教篤

聖任勤

聖學務

聖道六月乞

恩養疾留中不報是年授漳州府推官勵

精民事馭吏嚴急察案祇畏無敢縱肆居官俸入之外毫

無所取日惟饘粥蔬食家人不能堪而先生清操愈勵一

視府篆兩攝縣事修廢興墜不殊家事朔望與諸生研究

理趣課試文藝竟日無倦用法平反惟允權貴緝斂無干

以私視篆浦泰畧新學校創號舍陸拾區群庠之士肄業

其中親課試浦泰科第之盛為漳邑最先生以辯江東寃

獄致忤長官且時方以逢迎為恭先生獨以禮接不隨俗



俯仰不獲原於當道則以為倨其稍知持正者則未常不  
高先生之行而嘉其卓異之政漳俗尚鬼先生盡廢境內  
淫詞變賣以脩江東橋梁吉安劉公按閩讒媒構先生者  
欲以變賣淫祠坐駐羅織甚密先生處之怡然無幾微見  
顏面拘於福之鎮撫司福郡之士多來論學如今度支侍  
郎馬公森郡守王公時中尤相周旋焉者按使周公迎合  
劉意故坐以入己辭間白晝雷鳴始從未減得以科罰送  
部士民投牒爭留不得號泣奔送如失父母赴京道經曹  
邑留於石屏徐公達官舍重念  
儲貳國本所係乃建儲疏請



朝廷震怒逮係錦衣獄人皆為先生危之先生在獄惟論  
學談經吟咏其間已而

聖意稍回禮示輔臣有不必深治之旨事下刑部尚書胡  
公世寧題覆謂其性偏執古而近迂事每憂時而過當措  
財修理求以代民均出而不避嫌疑帶罪陳言自云為國  
忠謀而涉於狂妄但盡法拘常有司之職宥過無大明主  
之權乃謫判沔陽州抵沔執法益堅守已益固當道信重  
之委攝崇陽縣事先生崇正學節淳費抑權貴薄征輸宜  
民善俗人以比之張詠未幾以外艱去崇沔之明奔送如  
市先生居喪動古制三年不御酒肉不與宴會四方之來



學者不下百餘人壬辰服闋北上適編脩揚公名論冢宰  
汪鉞方士邵元節并逮編脩程公文德侍郎黃公宗明先  
生獨立論救疏引戴記敬大臣体群臣為論甚切疏上天  
威振怒有黃直這厮累來奏擾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着  
陸松好生用刑推究的實來說之旨謫戍雷州先生忻然  
就道高涼守石公蘆伯請以矜式多士高涼之士多出其  
門吳公守真尤所著望者也不一年皇上冊立青宮覃恩  
海宇先生得放歸田里杜門家居談經論道不入公府至  
於事閔利弊輒為申白無所顧避先生因先翁習靜先生  
克賦長致破家既仕俸入亦蘆其貧如昔夫人李氏躬親



織絰身不衣帛先生喜文藝雖手不釋卷下筆倏忽數千  
言理致明備為詩豪壯雅淡遠追古所作著有望萊集還  
江集易說遺言錄諸書均可以傳

浙江圖書



明故文林郎贛州府推官林君墓志銘 羅洪先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以衣冠之士來其形癯然其容翼然其氣溫然而視營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姓名明日復謁與之飯君觴不濡齒匕不及盃其意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言且錯出君一無所逆猶恐不為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遂遂起避意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問可納謁否當時是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速不聽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為人而與之定交余既返林以是秋檄南昌往來桐江必至余舍



至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事靡所不問其  
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啟事字稍誤可增改者必易  
牘更書令盡善乃已他文移皆然已疑其用心過勤移書  
之又半載絕不聞耗一日君之從子兆恩至問之曰君死  
矣來請銘余於是為之流涕悲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  
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登戊戌進士為寧波推官未幾聞  
父侍郎公訃去繼以柳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為寧波  
也以侍郎公嘗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  
已竒君比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  
生之者旬日不得不即斷則相與驚曰固吾侯之子乎何



其肖吾侯也倭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闔當闔時  
持矛戟攘劫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市倭即釋  
闔以窳贛當江廣之衝重商大賈之所往來異時為闔征  
以濟軍而守者輒無蕪譽君以次當代固辭不受已而檄  
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是故進敵噐以彙君冀  
少怒即得詐為機利君覺之不一問左右請易噐君曰於  
余甚宜由是猾胥搥手相戒未幾信豐大水當道檄賫幣  
往賑之君懼民急食聞命即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  
沮洳中君冒溽暑乘肩輿泥行汙村鳩計口給授夜則會  
數而裒分之率不得寢凡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



不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之  
君憊甚猶時時作手續令吏人代為詰難聽遣家人泣諫  
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痢卒于官年終三十  
有八卒之日囊無餘金篋中止古書數十卷自提督大府  
而下莫不往吊郡守林君功懋為之棺殮賻贈乃得歸悲  
夫悲夫使其少延以交余兩人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  
兩郡者推之天下豈不為千古一快哉柰之何竟不自卹  
以死也君之天性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  
幾不起喪柳淑人踰年而伯兄夭君益悲不自勝坐是體  
常羸絕不類壯夫當七歲時已能為詩稍長好讀史遷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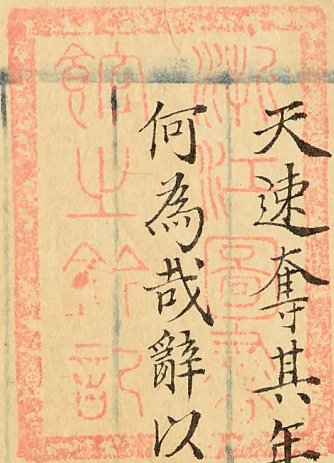
古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嘆曰吾不能乘時自憤  
何以空文為於是更為時文即又出儕輩上其後聞侍郎  
公與陽明王先往來議論則益闖闖有嚮慕意雖長於宦  
遊能絕紛華侈靡之好居家徒步散蓋遇者不知為侍郎  
子也攝興國事重建安湖書院聚諸生課業其中時為誦  
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陽明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  
得質美而力足以任重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及遇君  
可謂有美質而擅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  
之不能自免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  
州刺史常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兵



部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兩廣為  
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也名萬潮字  
養晦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葬石門山復號石門山人而  
君之葬亦在其上公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四日卒嘉靖  
丁未七月二日娶鄭氏侍郎岳之女子四人兆憲兆魚兆  
瓊兆穀而兆恩則伯兄萬仞子也君四弟萬載萬峯皆先  
卒萬殊萬言為諸生而兆恩在諸生中有文辭其請銘也  
言甚悲嗚呼君望於余者何哉而今以銘也雖然忍不銘  
銘曰 自昔相見君也嗜善如聞逖虛不捐寸長當食而  
忘何有其驅惟道之入所貴者力其進有餘人之自畫以



十為百君有弗居余敢望君日異有聞今也何如豈云乎  
天速奪其年不以翼余抑忌美好自愛其寶閱之幽壚余  
何為哉辭以告哀來者歆歆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06687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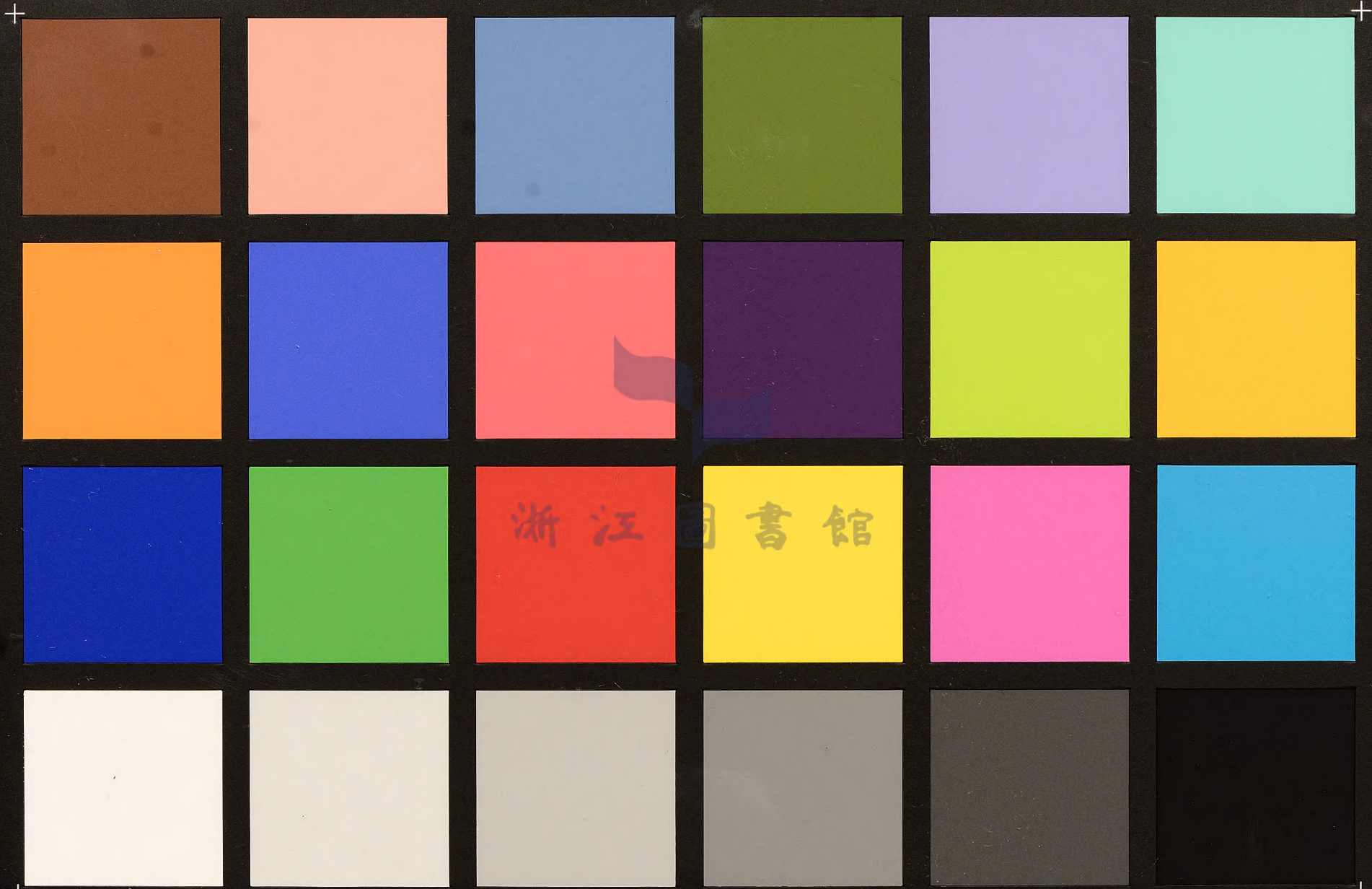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浙江圖書館

xrite





